

莫斯科追杀

● 雪米莉

金城出版社

16



(京)新登字 14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科追杀/雪米莉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1995.5

ISBN 7—80084—106—5

I. 莫… 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943
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100006)

河北省衡水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8125 印张 17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084—106—5/I·17

定价:6.80 元

内 容 简 介

香港富豪金标,资本雄厚,谋略过人,鉴于时势,他亲赴莫斯科发展生意,情人胡玉雪相伴而行。一日清晨他邂逅一位纯美的俄罗斯姑娘,勾起他儿时的美好情感……

为了做生意,他看中了“世界名流俱乐部”,但此时他已开始误入他在港九的黑社会对手——十四 K 老二卢大龙在莫斯科给他设下的绝命圈套……

目 录

第一章	肮脏交易	(1)
第二章	枭雄赴征	(21)
第三章	邂逅靓女	(45)
第四章	沆瀣一气	(70)
第五章	暗设圈套	(96)
第六章	上当受骗	(123)
第七章	龙搁浅滩	(150)
第八章	情人之死	(177)
第九章	火拼血杀	(202)
第十章	如梦方醒	(226)

第一章 肮脏交易

碧海蓝天，一望无际。

迎着轻轻的海风，一艘白色的豪华游艇在涟漪千重的海面上破浪向前，偶有海鸟掠过，微风送来几声啼鸣。

此时，游艇已离香港很远了。

也许是因为鱼汛未到的缘故吧，海面上很平静，除了这艘白色游艇之外，偌大的一片海面上，仅在远处有一艘巨大的货轮，百舸千舟，不复再现。

游艇平稳地朝那艘货轮驶去，远远望去，货轮的主桅杆上飘扬着一面巴拿马国旗，而从货轮的行驶路线来看，很明显，它是不久前从葵涌码头出来的。

香港的葵涌码头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货运码头之一。日吞吐量着实很大，世界各国的货轮在这里来来往往，昼夜不息，所以，这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从葵涌码头离岸，原本也属很平常的。

然而——

货轮刚刚离开码头就紧急停航的情况就不同寻常了。

而现在，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前进中的货轮很快就减慢了航行速度，紧接着，货轮的巨大铁锚也被迅速地抛入海中，顿时溅起了雪白的浪花。

货轮停航了！

那艘白色的豪华游艇在继续前行着，于是，游艇与货轮

的距离就很快地缩短，货轮愈显庞大而游艇愈显渺小。

不久之后，货轮的舷梯被放了下来，紧接着，游艇也靠了上去。

此时，在货轮的船舷旁已伸出了数十个水手的小脑袋，而在那条白色的豪华游艇的甲板之上，也出现了十多个武装了的大汉，每人手中还握着一枝枪，有长有短。

不过呢，虽说双方此时都是枪上膛，刀出鞘，但彼此之间却都在朝对方挥手致意，显然不似仇家。

当游艇在货轮放下来的舷梯旁停稳之后，游艇上便有五六个大汉相继从舷梯攀沿而上，并很快登上了货轮。

“啊！卢先生！我的朋友！”

随着一声热情而又半生不熟的洋腔国语，一个又高又壮的俄罗斯汉子已张开双臂迎向第一个登上货轮的中国汉子。

于是，这个被对方称为“卢先生”的中国汉子也张开了双臂。

“卡冈斯基，我的朋友！”卢先生的回敬之辞却是蹩脚的俄语。

两人行过拥抱礼后，那个俄罗斯大汉卡冈斯基便急不可耐地问道：“卢先生，怎么没看见你给我弄来的人？”

卢先生微微一笑：“放心吧，你要的人，我当然带来了。”

“那就好！”卡冈斯基点点头，然后便冲着站在自己身后的几个水手一挥手：“快把钱给卢先生。”

立刻，就有一个大汉返身从一扇舱门之中拎出来一只黑色的密码箱，顺手将箱子打开并递到卢先生的面前。

卢先生一瞥之间，便已看清了箱子里装着很满的美钞。

“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箱？”卢先生心中顿时一惊。

再一细看，却看见箱中的美钞大部分都是一美元的小钞，

释然之余，卢先生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见他如此神情，那卡冈斯基不禁有些惶惑地说道：“卢先生，你放心，这决不会是伪钞，而且，数目也是我亲自点过的，不信你可以叫人马上再点啊！”

“数目倒也不必去细点了，我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卢先生淡淡一笑，微微一抬手：“收下。”

立刻，一个腰插左轮，戴着一副墨镜的长发飞仔走上前来接过了箱子。

卢先生盯了满眼疑惑的卡冈斯基一眼，问道：“卡冈斯基，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每次作交易时，你付给我的现钞总是1美元面额的小钞居多呢？”

“哦！哈哈！”卡冈斯基一愣，立刻就会意过来，不禁大笑道：“卢先生，怪不得你刚才显得有点为难啊！哈哈，你是嫌这些钱太零碎了啊！”

“是啊！”卢先生点点头，反问道：“怎么？你点钞票时就不嫌麻烦？”

“怎么不麻烦。”卡冈斯基耸耸肩膀，笑道：“我也没有办法啦，在我们国家，伪造的美钞遍地都是，也只有这种小面额的钞票要稍稍纯正一些。”

“哈哈，原来如此！”卢先生欣慰地冲着卡冈斯基点点头以示赞许，然后又回头吩咐一声：“带上来！”

于是，一个持枪守卫在舷梯旁边的飞仔，便回身朝下面的那艘游艇所在的方向很夸张地挥了一下手，并声嘶力竭地高呼一声：“阿华，把小妞带上来！”

几分钟以后，20名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妙龄女郎就在七八个黑衣大汉的督促下，战战兢兢地登上了货轮。

“啊——！”

“哇——！”

“哇——！”

.....

随着一片惊喜的欢呼声响起，货轮甲板之上的那数十个俄罗斯水手都情不自禁地朝这边围了上来。

在他们的眼中，都充满了迫不急待般的淫邪异光。

与此同时，卡冈斯基的眼里也已闪烁起灼热的光芒来。

很明显，这个卡冈斯基也被面前这么一大群如花似玉、性感十足的美女弄得头昏眼花，魂不守舍了。

“怎么样？”卢先生微笑着拍拍卡冈斯基的肩膀：“卡冈斯基，我给你的这批货，你还满意吧？”

“满意！满意！当然满意！”卡冈斯基激动得直搓手，“哦！我的上帝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是吗？”

卢先生淡淡地看看那些惊惶无措的女郎，又冷冷地看看失魂落魄般的卡冈斯基，脸上泛起了一丝鄙夷的冷笑。

不过呢，此时的卡冈斯基却不可能察觉到对方的鄙夷之意了。

他一把抓住卢先生的手，连连摇晃着道：“卢先生，谢谢你，太谢谢你啦！你给我弄来的这些女人真是棒极啦！哈哈！我用她们一定能赚大钱！”

“当然啦！”卢先生的脸上挤出了一丝温和的笑意：“我卢某人做生意的信誉历来就很高，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货色不正点，我岂不是自砸招牌？”

“哈哈……”卡冈斯基大笑道：“是！是！卢先生，你的确是一个很讲信誉的人！我相信你！”

见卡冈斯基的兴致这么高，卢先生便趁热说道：“既然你

相信我，那我们以后就不妨多多合作啦！”

“当然！当然！”卡冈斯基很爽快地拍拍厚厚的胸膛：“卢先生，下次再有需求，我一定首先找你。”

“好！一言为定！”卢先生此时的笑容已很欢畅了。

“一言为定！”卡冈斯基的兴致也没有丝毫的减弱。

见此情景，卢先生的一个手下便轻轻的靠了上来。

他在卢先生的耳畔低声提醒道：“二哥，此地不宜久留。”

“嗯！”卢先生点点头，然后便对卡冈斯基说道：“卡冈斯基，既然我们已经人钱两清，那就后会有期啦！”

“别忙！”卡冈斯基连忙拉住卢先生，同时又回头对一个水手吩咐道：“快把我的那瓶好酒拿来。”

“是！”

那个水手领命而去。

卢先生淡淡笑道：“卡冈斯基，你这又何必呢？我们认识又不是一两天了，而且，你也是知道我的酒量不行嘛！”

“不！今天这杯酒你一定要喝！”卡冈斯基正色说道：“卢先生，请不要推辞，这杯酒是我诚心敬你的！”

“哦？”卢先生的双眉微皱，笑问道：“你要敬我一杯酒，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难道就因为你满意今天的货？”

“这只是其中之一！”

“怎么讲？”

卡冈斯基很认真地说道：“卢先生，实不相瞒，你今天给我的这批货，超出了我当初所企望的，平心而论，我认为这次的交易很划算。而且，前几次你给我的首饰也是一流货色，直到目前，我们莫斯科还没有第二家有这么好的首饰。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敬你一杯，因为，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我要诚心诚意的和你交个朋友！”

听卡冈斯基这么一说，卢先生也就不再推辞了：“好！咱们以后就是好兄弟啦！如果你遇上……。”

……。

说话之间，卡冈斯基的手下已把斟满的两只酒杯端了上来。

卡冈斯基端起酒杯，大声说道：“卢先生，不！卢大哥，用你们中国话来说，我就先干为敬啦！”

说毕，卡冈斯基就举起酒杯一仰头，酒杯立刻就见底了。

卢先生也爽快地应道：“好！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说毕，他也是一饮而尽！

“咳，咳……！”

俄罗斯的烈性酒立刻就使卢先生猛烈地咳起来。

“哈哈……。”卡冈斯基发出了爽朗的大笑声。

“哈哈！哈哈！”卢先生也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干涩，嘶哑，恰如野狼干嚎，又似老猫哭天，旁人闻之，顿觉凉气嗖嗖，毛骨悚然，浑身极不自在。

看来，卢先生的酒量的确有限。

笑声未息，卡冈斯基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连忙收住笑声，叫道：“哦！对啦！卢先生，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哈哈！你一定会很开心啦！”

“什么好消息？”

卡冈斯基眨眨眼：“你要我帮你查的那个人有下落了！”

“哦！这么快？”卢先生有些惊讶地看着卡冈斯基，显得很意外：“可我昨天才托你去查的呀？”

“是的！”卡冈斯基不无自豪地微笑道：“昨天，我一回到船上，就马上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的兄弟们去查了，今天早上，他们就来了回音。”

“哈哈！”卢先生兴奋起来：“卡冈斯基，你真行！”

“那是当然啦！哈哈！”卡冈斯基得意洋洋地说道：“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你卢先生自然是很有面子啦；而在莫斯科，我自然也很有办法啦，哈哈！”

等他把话说完后，卢先生就拉了他一把，说道：“卡冈斯基，我想和你单独谈一点事情，这里人多不方便，走，咱们俩到甲板那边去说。”

“可以。”

当下，二人便一起来到货轮的前甲板上，卡冈斯基的手下已赶忙端来两张椅子，然后便远远退开。二人各自落座后，卡冈斯基就有些迫不急待地匆匆问道：“卢先生，你有什么话就请讲！”

“我要你帮我干掉一个人！”卢先生的神色异常平静。

“谁？”

“那还能是谁？”卢先生撇撇嘴角，冷冷地说道：“当然是我要你查的那个人啦，否则，我查他干嘛？”

“是！”卡冈斯基点点头。

思索了片刻，卡冈斯基的脸上又露出有些为难的神色：“干掉他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

“怎么？你有难处？”卢先生的眼中立刻射出两道寒光。

卡冈斯基心中一凛，微一踌躇，他还是点了点头：“是有一点！”

“什么困难？”卢先生逼视着对方，毫不放松。

卡冈斯基低下了头：“因为，他是白熊帮请去的客人。”

“那又怎样？”

卡冈斯基抬起头，说道：“卢先生，实话对你说，那白熊帮在莫斯科也是人多势大极不好惹。以前，我们双方也曾狠

狠地干过几次硬仗，结果弄得两败俱伤，谁也奈何不了谁，所以，我们双方去年就签订了休战协议，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卢先生淡淡地问：“如此说来，你是拒绝帮我这个忙喽？”

卡冈斯基连忙摇手道：“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卢先生，我只是说这件事情有点麻烦而已！”

“麻烦？岂止是麻烦？哈哈！”卢先生突然笑了起来：“卡冈斯基，咱们之间也用不着兜圈子了，既然你肯帮我这个忙就好，你现在就开个价吧！”

卡冈斯基沉吟了片刻，终于说道：“好！既然我们都是好朋友，那我就只收你一点最基本的费用！”说到这里，卡冈斯基伸出了一根手指。

“多少？”

“1万美金！”

“什么？多少？”卢先生盯着对方，一脸惊愕。

卡冈斯基颇感惊讶，但他还是很快就重复道：“不错！1万美金！”

“哈哈！1万美金！哈哈！”卢先生已仰头大笑起来。

见他如此，卡冈斯基的脸色微变：“卢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1万美金也不算什么嘛，难道这也嫌贵？”

卢先生大笑着摇摇头：“卡冈斯基，你误会啦，我没有说这个价贵，哈哈，我只是感到很好笑！哈哈！”

“你感到很好笑？”卡冈斯基皱了皱眉头，问：“为什么？”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说到这里，卢先生收住了笑容，正色道：“我原本以为你要10万呢！”

“10万！美金！”

“不错！”卢先生正色道：“我想：这个人能值这个价！”

卡冈斯基惊讶地盯着对方。

他心里很纳闷。

这时，只听卢先生又说道：“卡冈斯基，我之所以要出这个价格，就是要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我需要这个人的性命；第二，这个人不好对付！”

“卢先生，你是不是太过于小心了？”卡冈斯基仍是不解。

“那是我的事，”卢先生冷冷地盯着卡冈斯基：“我现在所关心的，只是你能不能帮我干掉这个人？”

卡冈斯基立刻点头道：“能！怎么不能？卢先生，你放心吧，一定不会让你感到失望的！”

“但愿如此！”

香港九龙警署反黑组高级督察何永正是一个大忙人。

现在，他正开着自己的座车从香港仔一路飞速向前，马不停蹄地赶往自己的“饭碗”所在——九龙警署。

坐在车里，手握方向盘，他满脸沮丧，心中直叫“倒霉”！

原来，就在不久以前，他费了无数精力，冒着巨大的危险，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破获了一起香港黑帮组织“越青”的贩卖军火大案。

对他来说，这本应该是一件好事！

然而——

就在他刚刚获得一个月的假期之时。

就在几分钟以前。

他却又一次接到了“火速赶回警署”的紧急通知！

要知道，今天，原本才是他开始休假的第三天啊！

此时此刻，突然被迫取消假期岂不是很“倒霉”？

当然啦，如果仅仅是因为假期被取消，他还不会如此窝火。

真正令他感到窝火的，其实是收到通知的这个日子。

何永正心里暗骂道：“他妈的，就不能晚一天吗？”

原来，今天本来是他到香港仔去相亲的好日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毕竟是中国人的传统。

况且，他何永正好歹也是他们何家这一门三世单传的“独苗苗”，就算他自己心中不急，父母整日在耳边嘀嘀咕咕也不可能不迫使他拿点实际行动出来啊！

然而——

就在他刚刚下定决心要认真真地来对待这一桩终生大事的时候，他却又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了。

“火速赶回警署”的紧急通知迫使他已不能等候对方的到来。

他只能马上离去。

因为，作为一名香港皇家警察，他只能遵守纪律。

哎——！

他只能在心中叹气而已！

为人莫当差，当差不自在。

此时，何永正心里的确就是“非常”的不自在！

怀着满腹的牢骚，轿车一路风驰电掣，转眼间就来到了警署。

望着那幢灰色的大楼，何永正抬脚就往刹车板上蹿去。

“哎——！”

随着一声尖利、刺耳的怪叫，他的那部座车就稳稳当地停在大楼外面的一个泊车位上，不前不后，不偏不倚。

“好!”

“好哇!”

.....

刹那之间，喝彩声传来，警署大楼前过往的警员们都鼓起掌来。

此时，大家都知道是“港九车王”何永正驾到了!

下了车，何永正就甩开大步径直赶到署长的办公室门前。刚欲抬手敲门，只听得“吱”地一声轻响，大门已经开了。

于是，那个长着一只高鼻子和两颗蓝眼珠，身强体壮，牛高马大的威廉署长出现在他的面前。

“啊!何督察，你的动作怎么比平时慢了很多啊!”威廉署长用带着约克郡乡音的中国话首先开了口。

“Good morning sir!”何永正冲着威廉署长“咔”地一声行了一个标准的室内礼，声音比平时大了几乎有一倍，脸色自然也不太好。

见他如此模样，那威廉署长不仅不介意，反而在脸上堆出了热情的笑容：“来了就很好，快进来!”

“哼!”

何永正轻哼一声，也就不再客气，迈步直闯进去。

威廉署长连忙闪出一条道来：“老何，请坐啦!”

等何永正坐下之后，那威廉署长才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说道：“老何，关于今天突然终止你的假期一事，我也是迫不得已啦，你也知道……。”

何永正淡淡地截住他的话头道：“我当然知道啦，Sir!”

“你知道？”威廉署长惊异地瞪起了蓝眼珠：“你知道什么？”

何永正抬手便从桌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根雪茄烟，淡淡地问道：“你不会介意我抽一根雪茄吧？”

威廉署长先是一愣，随即，他连声就从桌上抓起一盒火柴，并划燃一根替对方点雪茄：“哈哈！老何，你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你又何必客气呢？”

“算了吧！”何永正轻轻地吐出一口青烟，然后便淡淡地说道：“你说吧，这一次又是什么大案？”

“嘿嘿！”威廉署长咧嘴一笑：“老何，真有你的，告诉我，你凭什么断定我 Call 你来一定是大案？”

“废话！”何永正冲着对方翻翻白眼：“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大案，你会对我如此客气？”

“啊，聪明。”对于何永正的讥讽，那威廉署长不仅不以为然，反而还连连点头道：“你们中国人的推理能力的确很强，简直就可以和我们的福尔摩斯……。”

“好啦！长官。”何永正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你每次都给我扣同样的高帽子也不觉得太陈旧？”

“嘿嘿……。”威廉署长又咧开大嘴干笑几声，便点头说道：“那好，我就开门见山，废话少说啦！”

……

“老何，你也知道啦，你我在一起共事多年，我一向……。”

何永正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在心里暗暗笑骂道：“哈哈！这老毛子，贼性不改，还是这么罗嗦！”

与此同时，那威廉署长仍然在满怀深情地继续他的开场白。

“……就是因为这次的案子很棘手，至今还没有什么进

展，所以我才被迫取消你的假期，让你来接手。当然啦，我也知道我已经有好几次打断你的假期了，对此，我其实也很过意不去，但是，我想你……。”

“好啦，长官！”何永正越听越不耐烦：“你怎么总是这么罗嗦呢？放心啦！我是不会怪你的！”

“你这样说，当然就很好啦。”威廉署长的脾气倒很不错；“既然如此，那我现在就开门见山……。”

见他还在掉书包，何永正忍不住咧嘴一声笑了起来。

这一来，威廉署长倒吃了一惊：“老何，你笑什么？”

“关你什么事？”何永正一边笑一边说道：“署长，拜托啦，究竟是什么案子嘛？你快点说啦。”

“好！”威廉署长点点头，便正色说道：“这次要你接手的案子是关于 20 名菲女泰妹集体失踪……”

“你说什么？”何永正大喝一声，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叫道：“喂，老兄，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当然没有搞错！”威廉署长惊愕地盯着何永正：“怎么？难道这也值得你大惊小怪？”

何永正将脸一沉：“我说署长大人，象这种少女失踪案子，本来应该是归扫黄组管啊！你把我找来干嘛？哼！我对这种案子没兴趣，你又不是不知道！”

“哦！这倒也是。”威廉署长点点头，沉吟片刻，又道：“不过呢，这次情况特殊，我还是要找你。”

“特殊？”何永正深吸了一口气：“怎么个特殊？”

威廉署长道：“这 20 名菲女泰妹都是以游客身份入境的……。”

“那又怎样？”何永正冷冷地叫道：“这就是非得要我接手的原因吗？”